

近日,麦家经典密码小说《解密》的英译本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引发关注。提到这位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编剧,我们几乎都会想起小说《暗算》《风声》等作品。因为麦家,当代读者对谍战小说和特情文学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麦家又是怎样成为麦家的呢?麦家写于1990年的短篇小说《第二种败》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资料图片

“谍战小说之王”麦家也写中短篇小说 表现“小人物”的梦想、挣扎和困境

作者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现任浙江省作协主席,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谍战小说之王”。一九六四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九八一年从军,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电视剧《暗算》《风语》《刀尖上行走》(编剧),电影《风声》《听风者》等。作品多次获奖。



麦家

第九次冲锋被击溃下来的时候,阿今悲愤得像一头因重创而恐怖、因恐怖而咆哮的困兽,禁不住仰天嚎叫了一声。这是悲鸣。粗壮的悲鸣,似雄狮的怒吼,歇斯底里,撕心裂肺,荡出了不祥的响声。回声在紧张欲爆的空气中扩张、漫延,瞬间越过山峰,传得很远、很远。

这是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日子的开头就像以往许许多多从山尖上流过的美丽的清晨一样,山雾袅袅,轻风送爽,小鸟鸣唱,晨曦把半个山头映得霞光四射的,整个是一派如醉如痴、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但是,突然的,暴躁的枪声很快粉碎了往日的宁静和美妙……是战争打扰了它!

战争今天在这里登陆。这个可憎可恶的消息正是由他阿今发布的。他奉命要在天黑前拿下山头。任务紧迫啊。他在八点钟组织了第一次冲锋,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次又一次冲上去,一次又一次被打下来,像西西弗斯。阿今不知道西西弗斯是谁,但其他他今天就是西西弗斯。

绛红的太阳跌落在山顶的另一边,四射着早晨一样的金色光芒,但照耀的已全然不是同一个山坡。这是一卧满尸体、烈焰腾腾的山坡,远看,像开满了杜鹃,又像布满了红旗,既悲惨,又壮丽。山坡上犹如惨遭浩劫一般的凄惨,破败不堪,熊熊烈火在燃烧,浓浓硝烟在腾升。阿今看一眼还在继续跌落的太阳,心想,太阳走得真快啊。太阳为什么落得这么快?也许是因为转动太阳的齿轮有了血水的润滑吧,也许是太阳被不绝于耳的枪声和不断的流血死亡吓跑了吧。阿今对自己说,我还没有拿下山头的嘛,太阳,你慢点走。就说话的这么一会儿,他觉得太阳又跌落了一寸,也许是两寸。

山坡下,士兵们又一次在整队集合。阿今要组织第十次冲锋。

同志们……阿今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是很陌生的,又哑又黏,像喉咙里堵满了稠血,敌人还在山上,我们还冲不冲锋!

冲!冲!!冲!!!

他觉得听到了400个人的喊声。满山坡都是一个喊声!好像山坡上的尸体也在喊。

阿今激动了,感觉到浑身都是心跳声。他想,多好的战士啊,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打不败的。九次惨败赠给他们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第十次冲锋的胜利。他们渴望着最后的胜利!

枪声紧密。飞啸的子弹如同雨

点一般泼下来,中弹的士兵一个个倒在了大地的怀抱里。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把气力都用来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要亲眼看自己的战友冲上山去。每一只睁大的眼睛都是一颗耀眼的太阳!夕阳下,山坡上就像撒满了一颗颗珍珠,一个个太阳。那是勇士永远合不上的眼睛!

阿今冲在队伍的前面,那挥舞手枪的样子,就像在指挥千军万马。可士兵们却一个个在和他告别。他们再也看不见他挥动的手、他的召唤、他的指挥。他们趴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很安静的样子。突然,阿今一下子跪倒在距离堡垒十几米远的山坡上,热乎乎的血瞬间从几个黑暗的窟窿里奔涌不息。子弹钻进他大腿了!

阿今想,可不要让我站不起来呀。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大腿像被山压着。

“我冲不上去了!”

阿今悲愤地吼叫着。

马上,他看见几个战士飞快地跟了上来。这叫他振奋,他拉开嗓门大喊:冲!给我冲!往上冲!

一个熟识的身影突然越过他跃进了堡垒。很快,第二个也跟着上去了。三、四、五……七……九,他激动了,又一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可两条腿简直像被灼热的焦土熔化了。他站不起来!短兵相接,你死我活!厮杀声刺耳又揪心。阿今似乎看见了山顶上敌我肉搏的激烈与残忍。他大喊:杀!给我杀!

他当然知道,胜败在此一搏。渐渐地,厮杀声开始冷落了下来,而这时一声突然的枪响,似乎像是打出了一个句号。从此,山顶如同死光了人,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阿今知道,胜负已经摊牌。

谁胜?谁负?阿今激动得要死,也害怕得要死。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十分热切地盼望着喜讯的降临。他希望山顶上马上跃出一张他熟悉的脸,或者一个声音。是的,捷报应该是他的。他已经经不起打击了。他必须抱着这个山头向对他发布命令的人交代,也是向自己的身份和名誉交代。现在,山头沉默着。沉默的山头是在思考,是给他,还是不给?沉默的山头压在了他的心尖上。阿今觉得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死黑。

时间会粉碎所有的沉默。终于,山顶上突然颤巍巍地站出了一面旗帜。那是一面褴褛得失去了真实和原貌的旗帜,但阿今几乎不用看,只是用鼻子嗅了一下,就觉得脑浆飞溅……

那是敌人的旗帜!

阿今被心窝里一阵尖痛痛醒,像一把尖刀插在他心上。他醒来,再次看见山顶上敌人的旗帜,在风中哗哗地响。阿今想,哪里是尖刀,分明是这面旗帜插在我的心上!他觉得自己的心在哗哗地流血。血流成河啊。

山坡,是那样的静。

还有人吗?阿今喃喃自语。他渴望出现奇迹。他回头扫视山坡:山坡上,只有一具具静卧的尸体,横七竖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似乎世上所有的死者今天都被集中在了这里。但是,对着无数尸体,他也忍不住吼叫起来:谁还能冲锋?还有人吗?只有山谷的回音:谁还能冲锋……还有人吗……

完了,阿今想,没有人为我冲锋了,我的人死光了。绝望的钟声就这样在他千疮百孔的心中勇敢又庄严地敲响。他感到了身经百战而从未有过的一阵阵战栗。战栗使他彻骨寒冷,冷得头发都结了冰,冷得整个山坡都像变成了一座冰山。

一阵风过,阿今打了一个寒战,同时也清醒了。他又看见了辉煌的落日,和满山满坡的尸体,还有那面迎风招摇的旗帜。

难道我这样趴着等着来人把我抬下去,或者拖上去?阿今想。

不,我不想作为一个伤兵被人抬回去,也不能做俘虏,被他们拖上去。阿今自言自语道,我要爬上去,我没死,我应该爬上去,爬上去去决一死战。

这个念头使阿今发冷的心再度热烈起来,勇气在战栗中滋生。他又一次感到了血的涌动和心绪的骚动。这时候,他忘掉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他是决心要爬上去了。他要去流最后一滴血、跳最后一次心跳。

这叫宁死不屈。

他宁死也要爬上山顶去!

他一拱一拱地爬起来了,夕阳的光辉照耀着他,像照耀着一片熠熠发光的金属。山因此而动摇,天因此而倾斜。每一个拱动,阿今都感到生命在一点点消失,感到黑洞洞的地狱正在一步步逼近。他的双腿已破裂如一段枯木,流干了血,爆开了皮。然而,他没有一点松懈,他的双手像两把铁铲,要将山坡铲为平地;他丑陋的身躯如同一条断尾的蚯蚓,只是不息地、顽强不屈地蠕动在焦土和血泥之中,直逼山顶,直逼那面狰狞的旗帜。一人前进,如万马奔腾,千军齐发,势不可当。他像一头暴怒的、歇斯底里的狮子!

阿今的心中揣着一头狮子!

终于,十几米的距离被一个伤

残但强硬的生命吃掉了。是的,是吃掉的。他的热血熔化了所有的顽石焦土,他吃下的是顽石焦土的粉末、残渣。现在,堡垒已在眼前。

阿今的心如战鼓一般在紧密地擂响。

接下去,阿今只要来一个翻滚就上了山顶了。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拿生命作最后一搏的勇气和毅力。但是,他的目光又看到了那面狰狞可怖的旗帜。旗帜似一个威风的巨人傲然凌立,孤独中透露出一股杀气腾腾的神气。它是山顶不灭的象征。它是对方胜利的铁证。看着它,他的冲动和勇气顿时损失了大半。他想,你一个没腿的伤兵爬上去又能怎样?让对方再次享受屠杀的快乐?这样一想,他泄气了,像一个爆炸的气球突然裂开了口子似的,一下子没了劲。他再次感到彻骨的冰水从他头顶倾盆下来。他的心凉透了。他对自己说,我被打垮了。

突然,他举起手枪,对着旗帜大骂!可最终,枪眼却不由自主地对准了自己。

他再次听到自己说:与其上去让他们屠杀,让他们享受屠杀的快乐,我宁可自杀……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根据。

于是,枪口拉得更近。

于是,枪口顶在了太阳穴上。是右边的太阳穴。

晚霞如血,光辉抹在他身上,他感到了光辉的压力。其实,作为军人,最重要的是看你关键时刻是不是有那种大无畏的、不怕死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和风度,阿今想。既然败局已定,那么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想到枪响之后,自己辞别的不仅仅是这伤残的生命,而是更多可恶的屈辱,和悲痛,和愤怒,和解脱,彻底的解脱,永远的解脱。阿今满意地微笑了,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光辉和快乐。

于是,阿今开始下达此生的最后一道命令:开枪!

枪声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阿今感觉到脑浆随着子弹飞出了脑门,同时他模模糊糊地想,枪声也许会传得很远、很远。

一个小时后,增援部队赶到,不费一枪一弹便冲上山顶。当他们冲上山顶后,发现阵地上除了遍地的尸首之外,还是遍地的尸首,唯一的活物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兵,他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连松手的力气都没了。原来山头是空的!

这一点,阿今不知道呢。

1990年3月